

他是汉语拼音之父,活了112岁,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寂然

周有光出生于常州青果巷的一户普通人家,这条巷子还出了另外两位名人,赵元任和瞿秋白。十岁时,他随全家搬迁至苏州,成了第一批走进洋学堂的学生。中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这里,他按着先前对自己的规划一步步成长着。

毫不犹豫选修语言学

入学第一天,校方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姓名卡片,上面打着每个人姓名的罗马字拼写。那时学校要求学生的所有作业和文件都必须参照这样的拼写打上姓名。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拼音,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大家纷纷抱怨麻烦。可是,周有光却从中看到了以字母建档的优势,于是主修经济学的他,毫不犹豫地

将语言学选定为副修专业。那阵子,在英国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天天去图书馆看报,老师告诉他们,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如果搞不懂,就要去查书。日复一日的阅读训练不仅扩充了他的知识面,还使他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每当有人问起在圣约翰大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他都会回答: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终究是要自己学的。

满腔热血却遭遇国难

大学毕业后,外语流利的他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当外交官,可他却偏偏选择出国留学,由于家境拮据,他选择了日本。学成归国后,本想施展拳脚,不料恰逢抗日战争,小女儿也因盲肠炎无药医治,不幸夭折。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先前那个阳光积极的他也无心学术,只能带着妻儿四处逃亡。

直到抗日的烽火熄灭,上海的银行业要恢复,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在华尔街1号工作。那时,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有天突然说:“爱因斯坦现在没事做,想找个人来陪他聊天,你去不去?”周有光一听,爱因斯坦啊,当然要

如果不是他,恐怕今天的我们还不能用拼音在电脑、手机上畅快地聊天,拼音音译要推迟很久才出现,世界还会将“Beijing”称为“Peking”。他的一生,通晓英、法、日三门外语,跨越了经济、语言、文化三个领域。他曾和爱因斯坦聊天下大事。他的人生堪称厚重,他的经历可谓传奇。

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去!!于是他打扮了一番,特地上门拜访。没想到到爱因斯坦极其随和,两人就像旧友重逢一样谈古论今。谈话间,爱因斯坦对他说:“人的差别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去吃饭睡觉工作,还有很多业余时间。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大师的这一番话瞬间点醒周有光,回到住处后,他开始钻研语言学,发誓不让自己虚度每一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有光毫不犹豫地带着妻儿回到祖国。他继续在银行上班,并在复旦大学兼职教经济学。由于知识渊博,什么都懂,大家称呼他:周百科。而在他的百科全书里,最感兴趣的要数语言学了,闲来无事,他常常发表和出版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不料竟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

新中国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被提到议事日程,汉语拼音作为语言文字最重要的一部分自然被列入讨论之列,周有光提议不妨采用拉丁字母?一番争论后,通过了。于是,作为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的他,凭着先前业余语言文字打下的基础,干脆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将兴趣转为专业,踏踏实实从零开始。

为证实拼音辅助汉字的可能,他回复了国内外教授4000多封建议信,并出版相关著



周有光

作20多本,论文300多篇,带领一批语言学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反复推敲,一个字一个字定形,定音,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三年努力没有白费,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决议。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它不但能帮助广大国民学说普通话,还将学龄儿童的阅读能力提前了至少两年。仅1958年一年,全国注音读物高达一千万册,为推进国民脱盲、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接着,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世界史,开始研究文化学和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百岁后,仍笔耕不辍。100岁时,出版了《百岁新稿》;105岁,出版了《朝闻道集》;106岁,又出版了《拾贝集》。

怪不得,学术界这样评价他:为中国语文改革做出相当大的贡献,“汉语拼音之父”,“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对此评价,周有光却淡然一笑,“我不是汉语拼音之父,我是汉语拼音之子”。

教育行业,他同样是佼佼者

除了语言文字上的杰出贡献,在教育行业,周有光同样贡献非凡。早先克林顿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他,克林顿曾拿出15亿美元

海上芳邻

湘君



6.你会“方便”吗?苏珊用中文说的话,弗兰克并没听懂,姗德拉也并不生气,反倒觉得多一个听众更来劲:“一个小笼就是一件艺术品,可以入口的艺术品。而吃小笼也另有讲究,考验的是使用筷子的水平。轻了,夹不起来;重了,容易把皮戳破。必须拎住头的一点尖尖,慢慢提起来。最关键的一步,看好了——先咬一小口,把里面的汁水吮吸出来,然后再吃。”

弗兰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睁大眼睛,嘴巴张开成O形,明显跟不上节奏。

“算了,只是说也说不清楚,总之,以后有机会让你尝试一遍。”姗德拉只好这样总结。她这边在从容不迫地示范,那边已经有好几个小笼包从弗兰克的筷子上掉了下来。

苏珊侠义心起,用中文笑骂她的闺蜜:“你调戏人家呢?去,一边儿待着去!别欺负老实人了!”又转向弗兰克,和颜悦色地说:“来,弗兰克,我教你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先放一会儿等它凉一点儿,然后整个儿放进嘴里,闭上嘴咬,汁水就不会漏出来。筷子不方便可以用调羹。”说罢她演示了一个,弗兰克如法炮制居然很顺利。他对苏珊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这家餐厅物美价廉,许多同事都来这里吃午饭。麦克和史黛拉也在这里就餐,看到姗德拉这肃气氛围很是欢乐,便忍不住来轧一脚。史黛拉端着一杯奶茶,扭着腰过来:“Hi!两位美女!嘎开心啊?聊啥呢?”

姗德拉回头看到“销售部第一狐狸精”,故意勾引她:“肯定是开心事咯。美女,要不要一起啊?”“我已经吃好了,可以一起坐坐。只要帅哥不反对哦。”说这句时史黛拉的一张俏脸对着弗兰克。

不劳姗德拉翻译,聪明的弗兰克立刻识相地表示“欢迎美女大驾光临”,并对美女的“抽样调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得知帅哥的身份后,史黛拉开心地表示:“日后我们去美国,希望帅哥能尽地主之谊给

予方便哦。”史黛拉的英文水平有限,经常一大半中文掺杂两个英文单词。弗兰克连蒙带猜不得要领,又不敢问。

正说着,麦克起身说要去“方便”一下。重复两遍的发音让弗兰克捉住了端倪,他悄悄向姗德拉讨教:“‘方便’是什么意思?”

“这位美女说的‘方便’是便利的意思,她是希望将来去美国的时候,你能帮助她让她感到便利;刚才男士说的‘方便’呢,”第一时间在脑海里蹦出来的词居然是“更衣”!姗德拉正考虑如何把这不太雅观的人类需求委婉地告诉他,心直口快的苏珊早被她的吞吞吐吐憋坏了,抢着说:“‘方便’就是上厕所。”

弗兰克立即恍然大悟。姗德拉甘拜下风。苏珊就是这么痛快,一针见血,一举到位。

美女史黛拉不畏艰险继续提出:“听姗德拉说你已经在‘新天地’租好了办公室,下次你方便时我可以去参观吗?”

弗兰克愕然:这是什么癖好啊?怎么能在“方便”时参观呢?

美女很识趣地给自己找台阶:“那在你方便时,我请你吃饭吧。”

弗兰克晕倒。

美女标准一降再降:“或者,在你我都方便时,一起坐坐?”

看弗兰克一脸生不如死的表情,苏珊侠女范儿重新上身,她瞪视着那只“狐狸精”,一副“张天师”派头:“妖精!你故意的吧!赶紧打住,别太过分了。再乱说我可不愿意了啊!小心我收了你!”

苏珊自己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她就见不得别人欺负这个老外。也许,是刚到上海的弗兰克,让她想起了自己刚来上海打拼时的情形。直到后来,她遇见了姗德拉,一个说话举止都扭扭捏捏的本地女孩子,“一把年纪了还装嫩,天天嗲兮兮的”。“女汉子”毫不客气地嘲笑她看不惯的“软妹子”。可是后来,她们居然化敌为友成了闺蜜,与那些苏珊认识的上海女孩不一样,姗德拉“嗲兮兮”的外表之下,是一颗真诚善良的心。她们不仅是朋友,还是姐妹,有情谊的姐妹。她要罩着她。

今天,她是第二次产生这种保护欲望,还是对一个素不相识的“歪果仁”。她和他没有前尘往事,却由某种东西牵扯着,滋生了一丝微妙的情绪,说不清,也道不明。

12.好茶好水引来非议

评比的游船缓缓驶来,到了双泉茶馆的后河埠。双泉早有准备,恭敬地端上两壶上好的龙井茶。评委们各洒了一杯品味,品后咂咂嘴连说“好茶好水”,茶水同业会的张会长也品,品后一脸狐疑,问:“双泉,没想到今日你们茶馆的茶水还真不错,是什么水啊?”

“是河水……”双泉答道。

“不会是水巷的河水吧?”

“是的,不是水巷的河水。”双泉心中得意着,没立即翻开底牌。

“你在糊弄我们!”张会长突然一声喝喝:“你到哪里舀了泉水来糊弄我们!”

“不……不……”双泉一下慌了,“我哪敢糊弄诸位?这……这哪是泉水?”

“河水或湖水哪有这样新鲜甘冽的?这分明是泉水!”张会长说得斩钉截铁。

“不,这是三江口撑……撑来的!”双泉翻出了底牌,一脸得色。

“三江口?不可能!”张会长嘴边勾起一丝冷笑,拨腿登岸,从后门入,直取店堂和水灶,评委们也各自登岸,步向了店堂和水灶。

水灶边,两口汪汪的大水缸如两面明晃晃的镜子。张会长们绕着水缸看,张会长取勺子舀半勺放在鼻尖闻,干脆生饮了一口,有些狐疑,问:“是二江口的还是三江口的水?”

柏兴欲待上前实说,为双泉先回答下了:“是石骨铁硬三江口的!”

“嗯,也许真是三江口撑到的水,那就很不容易了。”

那些外埠邀来的嗜宿只知水好,哪知什么二江口三江口的,张会长就讨好地向他们介绍说这三江口是苏州远郊的一个地方,三股水流于此交汇,地势又险要,水特别的湍急,一般航船经过那里也得非常小心,不然就有覆舟之虞,要到那儿取水更是极不容易,反正苏州城里从来没有哪家茶馆去那里取过水,就算有,也只是用水桶打上一些,断然不敢整船的撑水回来。嗜宿们一听都赞叹不绝,都说要见一见双泉茶馆的撑水佬。双泉就去

投资教育,让孩子8岁过阅读关。尤其是看着6岁曾外孙从美国回来时,自己捧着英文版福尔摩斯看得津津有味,从小受过西方教育的周有光也有了新的启发。

在他看来,通识教育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培养基础知识。只有基础打结实了,才有可能在未来做出成就。看着现在的大学生忙得要死,周先生总会回忆道:我们那那时候,中学时代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等到毕业,就达到ABE水平了(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大学期间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获取知识知识,只是一种工具。第二方面,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专门整理《百年口述史》,只为唤醒现代人对教育的重视,唤醒青年重拾对基础和品德的重视。

除此之外,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为了把最新言论传播给中国的下一代,他专门著述力作,只为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我们不会忘记他

大半辈子兢兢业业,等到了100岁,本该养花逗逗鸟,周有光却坚持每天读书,看报,了解时事。他还开通了博客、微博,时不时关注最新动态。他最喜欢看的电视剧是《西游记》,还跟年轻人一起追过《芈月传》,真真儿是个老顽童呢!难怪大家都说,从周老身上看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而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更值得每个人敬重与学习。

他之前常念叨的一句话:“上帝太忙,把我给忘了。”然而,2017年1月14日3时30分,他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享年112岁。他的一生,既有着知识分子的豁达渊博,又有着当代新人的时髦率真,真应了妻子的那句话:他一生有光,有光一生。如今,距离他逝世已经一周年了,我们依然记得他,当然,也永远不会忘记。

(选自NSIGHT视界,有删改)

找柏兴,谁知柏兴此时去柴房里舀糍粑,他就被叫来了,身上头上脸上都沾着糍粑屑子,张会长见了就皱眉,寻思这样一个胡子拉碴、邋邋不堪的中年汉子能到三江口撑水?就问:“喂,撑水佬,你几岁啦?”

“四十七了。”柏兴答道。

“原先是干什么的?”

“替人家踏三轮车的。”

“再从前呢?”

柏兴不欲说干过湖上使船的行当,因为那是湖盗,是不光彩的,他就回答说:“再从前是种田的。”

“没弄过船吗?”张会长问,目光盯住了他。

“弄……弄过,不,没……没弄过……”

“到底弄没弄过?”

“弄……弄过的,只是乡下种田时瞎弄弄的。”

张会长脸上的神情松弛了下来,点着头道:“这下就对了,没弄过船怎么敢去三江口撑水?不过像你这一把年纪撑水是极不容易的。你有把握再去撑一船吗?”

“这……”柏兴一阵犹豫,说心里话,眼前这水他确是费很大劲撑来的,但那也只是二江口的水,至于去三江口他是没有把握的,都怪双泉老板的生意经,就此惹出了麻烦,叫他如何是好呢?

“希望你能再撑上一次,让南京来的各位前辈见识见识,也为苏州茶水业扎扎台型。”张会长说。

柏兴一时难以回答。这时双泉老板小声求问道:“柏兴,你能再撑上一船水吗?三江口的?”

“好吧,我就再去一次三江口!”柏兴终于同意了。

于是约定,就在次日,南京来的客人、苏州城茶水同业会的干部以及全城茶馆的老板们都前往三江口观摩柏兴撑水。张老板还拨下一条新的撑水船并许诺,如果柏兴能撑满一船水,他就将这条新船奖励给双泉茶馆。要知道这可是很诱人的——这样一条新的撑水船值几百大洋呢!一般的小茶馆之所以难以撑水,备不起撑水船是个重要原因。

吴翼民

